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马林在中国的 有关资料

(增订本)



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马林在中国的
有关资料
(增订本)



·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Malin Zai Zhongguode Youguan Ziliao

(Zengdingben)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31,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2版

1984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2,001—28,000

书号 11001·403 定价 0.79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为了有助于我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我们将出版一套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丛刊按专题由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编辑，陆续出版。《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是这套丛刊的一种。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内容包括马林的讲话、报告和国外对马林的评论等翻译资料，中国人对马林的回忆和评论，以及马林在中国工作时发表的文章。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二十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有些资料的观点不尽正确，有些史实不尽可靠，我们考虑有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解决，所以一律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选编，参加工作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王洪、杨云若、朱菊卿和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贾观、刘堃、丁士堃，外语教研组李相崇等同志。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翻 译 资 料

马林小传..... (1)

马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的发言..... (3)

(一)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在
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3)

(二) 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在第
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9)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11)
(1922年7月11日)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 伊罗生 (22)

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
..... 道夫·宾 (32)

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
一文的答复..... 道夫·宾 (59)

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
一文的答复..... 道夫·宾 (72)

目 录

回忆与评论

蔡和森谈马林·····	(87)
陈独秀谈马林·····	(91)
毛泽东谈马林·····	(92)
李达谈马林·····	(93)
回忆马林·····包惠僧	(95)
国际代表马林·····罗章龙	(107)
我记忆中的马林·····刘仁静	(112)
附：张国焘关于马林的回忆·····	(115)

马林在中国发表的文章汇编

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	(127)
(1922. 11. 2)	
吴佩孚和陈炯明·····	(143)
(1922. 11. 8)	
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	(145)
(1922. 11. 8)	
外国资本家对孙中山的劝告·····	(150)
(1922. 11. 15)	

《新俄罗斯》	(152)
(1922. 11. 15)	
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	(154)
(1922. 11. 22)	
吴佩孚与国民党	(158)
(1923. 5. 9)	
第二次的世界战争	(162)
(1923. 5. 16)	
土匪和外交团	(164)
(1923. 5. 23)	
墓中人语	(166)
(1923. 5. 23)	
临城案件与国民党	(169)
(1923. 5. 23)	
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	(172)
(1923. 6. 13)	
危险人物的蔡元培和荷兰殖民地政府	(176)
(1923. 6. 13)	
美国与日俄会议	(178)
(1923. 6. 13)	

目 录

北京政变与上海工会之主张 (181)

(1923.7.11)

美国人第二次造谣 (185)

(1923.7.18)

他们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 (187)

(1923.7.18)

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 (192)

(1923.7)

翻译资料补遗

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 马 林 (203)

(1922)

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 马 林 (214)

——个人印象点滴

(1922.9.7)

中国铁路工人的罢工 马 林 (218)

(1923.3.8)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228)

(1922.7.30)

马林(亨克·斯内夫利特)政治

传记(摘录)[荷]弗·梯歇尔曼 (231)

马林在华活动纪要.....姚维斗 丁则勤 (256)

翻译资料

马林小传

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Hendricus-Sneevliet)，一八八三年出生于鹿特丹。一九〇〇年到荷兰铁路上工作，在铁路工会中他表现出富有战斗精神，并于一九〇二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三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一九一四年他在爪哇建立社会民主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非常左倾，并同情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八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此后，他在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朋友们，于一九二〇年建立了印尼共产党。同年，他前往苏俄，用马林的名字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为爪哇的代表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一九二一年初，他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使节，他在那里居住两年，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给党中央委员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还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这期间，他采用过马林、马丁、菲力普斯和孙铎等化名。一九二三年一月，在莫斯科逗留一段时间后，共产国际派他到海参崴远东局工作。这一年年中，他再次访问了中国。

一九二四年初他已在莫斯科。四月间从莫斯科回到荷

兰，在荷兰共产党内积极活动，并担任一个革命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然而，他感到自己日益同情托洛茨基反对派，并于一九二七年脱离了荷兰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他建立一个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从一九三三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是这个党的唯一的议会代表。但在一九三八年他曾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在德国占领期间，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并编辑一份秘密报纸《斯巴达克》。他遭到德国人逮捕，被判处死刑，于一九四二年处决。

——译自布兰科·拉法齐等合编：《共产
国际人物传记辞典》，美国斯坦福大
学胡佛研究所，1973年。

（朱菊卿译）

马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在
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同志们，荷属东印度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里我想谈三点。首先，向诸位介绍一下东印度运动的一些经验；第二，对提纲的原则作某些说明；第三，对殖民地工作提点具体建议。我希望在下次大会上将有爪哇人和马来亚人出席，参加讨论。由于过去七年我的工作是和东印度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大会对我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国家中所取得的经验将给予关注。我认为在议事日程中没有别的问题比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了。其它的问题只是当革命受阻时工人运动中经常出现的反复争论而已，当革命向前发展时，就完全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讨论。

荷属殖民地是仅次于英属印度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它们是世界上富庶的殖民地。这里的人口超过日本，几乎和德国一样多。五千万居民中的大多数（有四千万）居住在爪哇、苏门答腊、巴厘和龙目等四个主要岛屿上。在这些地区三百

年来的殖民开发过程中，最近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自一八七〇年起，那里就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意大利同志所说的相反，自一九〇五年起荷兰已经开始了一个很显著的帝国主义阶段。十年之内荷兰统治了苏门答腊的大部，而且巩固了对婆罗洲、西里伯斯和新几内亚的统治。罗莎·卢森堡同志在她的《资本的积累》中所说的和罗兰·霍尔斯特同志所论证的是很正确的，就是说，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渴求是无止境的，当它一听到有尚未开发的金矿、油田等等，就马上活跃起来，煽动政府进行新的征讨，不惜用大量的金钱和人力来掠夺世界和镇压落后地区的部落和民族。

一九〇五年以来，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很快。只需强调这个事实，即有十五亿（全部荷兰资产的三分之一）被投资到了这些殖民地。当人们了解到在一九一七年至少有二千五百万金磅从殖民地流入荷兰，并且除了荷兰资本以外，还有美国、日本和英国的资本也从糖、可可、咖啡和其它产品上在赚钱，就能够设想在远东的新资本对重建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我愿意指出，荷兰最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报纸曾经说过，即令欧洲所有的商号都国有化了，即令在我们这里废除了私有财产，而在殖民地，仍有使整个资产阶级拥有比欧洲更巨大的财富的新的可能性。

在结束这一简短的概述时，我愿意在居民的地位上再说几句。在远东的十五万欧洲人都是些强盗，吉卜林所说有关他们日常活动是真实的，那就是说，在苏彝士运河以东，十诫是不起作用的。除了欧洲人，还有上百万中国人和一些日本人现在也在爪哇发展工业。人们只需知道这样一个统计数

字，即仅在爪哇一地就有二百个拥有大量工人的大糖厂，就可以了解东方对革命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居民中占大多数的农民（仅在爪哇就有二千五百万家庭人口）的处境是：他们一年收入约一一〇荷兰弗罗林，要抽税百分之二十，这样他们每年只能拿出六个弗罗林维修房屋，三个弗罗林购买农具。这些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有所有权，但实际上他们已完全无产阶级化了，因为他们必须把部分土地租借给欧洲资本家，并完全受爪哇特权阶级的剥削，所以他们再当农民就无法生活，只有进入糖厂做工。当人们了解现在爪哇有一百多万无产阶级，平均每天收入不到半个弗罗林，爪哇也已卷入物价高涨，大部分爪哇人一年到头都吃不上饭的情况时，就能理解在这里进行革命宣传的时机早已成熟。在这里，文盲遍布，一千个成年人中只有十五个人能读书写字，儿童能上学的不到百分之十，当人们了解这种情况时，就能懂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在看到苏联在教育领域中所作的巨大工作后会有何等的感受，他的内心是多么渴望能看到东方的人民也能参加到这样的文化事业中来。

对于居民的处境我不准备讲更多的细节了。我已经给书记处一份书面报告，将在《共产国际》上发表。我这里只讲这些事实，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印象，即除少数人外，就是共产国际的这次大会也没有充分理解东方问题的重要性。我愿意讲一些一九〇七年爪哇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在开始时是一场革命运动。一个印度人朱巴托夫改变了它的性质，

① 实际上指马林自己。——译者。

可以说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荷属东印度的影响是很微小的。比这个运动更为重要的是从一九一二年起把工农组织在一个协会中的将近有一百五十万会员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进展迅速。这个组织虽然其名称具有宗教色彩——伊斯兰教联盟，但它却具有阶级性。当一个人看到这个运动的纲领是反对资本主义罪恶，斗争不仅直接反对政府而且也反对爪哇贵族，就可以断定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责任就是要和伊斯兰教联盟这个群众组织紧密地联系起来。一九一六年，政府企图使这个运动参与它的军事宣传，结果引起了三宝瓏青年成员的强烈反对。

当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最后决定在远东尽他们的责任在那里开展运动时，他们成功地和当地的伊斯兰教联盟建立了联系。这个群众组织的主要部分不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但按罗易同志为英属印度所确定的意义上说，他们是革命的。

在昨天的委员会上，我听到一位英国同志说，在印度，由于群众尚未成熟，群众活动只能导致失败和流血。我的意见则认为真正社会主义的群众性的反抗运动，只能通过群众活动才能组织起来，这是以真正的力量反对资本主义的唯一方法。

我们看到爪哇的中等阶级没有能使群众对民族问题感兴趣。然而，当我们到城镇和产糖区的工人中去和他们谈到低工资、死亡率和重税等问题时，赢得了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因为群众对此确有同感。他们很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在爪哇的每一份马来亚文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苏联的思想对世界所起的进步作用。象现在这样的一次代表

大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多年来忽略殖民地问题，资产阶级对殖民地意义的评价要比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作的评价高得多。资产阶级深知东方的发展将给资本主义带来什么东西。

一九一七年，在所谓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发展着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正在给我们带来不幸，就象列宁和托洛茨基给俄国带来不幸一样。^①一九一八年，在爪哇的城镇和产糖工业区，每一次群众集会都有三、四千工人参加，由此可以了解在这些棕色人种中，有一种新的精神已经觉醒，这种新的精神对我们的整个运动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革命者，还曾在殖民地舰队的水手和士兵中间进行工作。在这年年底发生了凶狠的反动活动。东印度的兵士和水手的领袖和我本人被政府通缉，几个朋友被逮捕和判刑。士兵委员会的十三个成员共被判监禁九十年。我们确知，从那以后这个运动已有所前进，这倒不是由于起事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因为经济状况已发展到使群众运动成为可能，并有了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的基础。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我看在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解释是一致的。困难只在于对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实际上这个困难并不存在。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必须的，假如我们拒绝民族解放运动，扮演

① 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某些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译者。

一个空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只是做了一半工作。现在，我们不应采取库诺夫^①为殖民地提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在殖民地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拉狄克同志所指出的，日本的发展不同于欧洲，同样，殖民地的发展也有不同的道路。我特别高兴的是拉狄克同志在昨晚会议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到印度去不是搞开发，而是要给他们带去无产阶级最大的成就、新生活的希望以及文化和经济的解放，他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责任，他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在他们的政治和工会运动中不应忘记殖民地，如果他们不支持殖民地的革命斗争，他们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助手。而我说，在英国工人阶级理解这一点之前，他们也可能在选举中赢得许多选票，但却没有做任何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工作。我们不能满足于通过一些冗长的决议，我们应该对远东进行一些实际帮助。

我已经指出了存在什么样的宣传鼓动的可能性。我们马上要到巴库去开代表大会^②。但我们对这次大会是否能对远东具有重大意义不抱任何幻想。那是不可能的。我愿建议在这里通过的提纲，由共产国际用几种东方文字印刷，特别在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者中间分发。我还想进一步建议，应该为远

① 库诺夫(Canow, 1862—1936年)，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赞成帝国主义的兼并政策和殖民政策，否认民族自决权。参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19页，725页，812页。——译者。

② 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大会，有一千八百九十一名代表参加，其中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通过了两个宣言和一些决议，号召对国内外压迫者进行斗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代表大会设立了东方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